



集古文英卷六目錄

論類

賈誼

過秦論

司馬談

六家指要論

東方朔

非有先生論

王褒

四子講德論

班彪

王命論

崔寔

政論

劉峻

廣絕交論

辯命論

荀悅

遊俠論

魯褒

錢神論

韋曜

博奕論

延叔堅

仁孝論

曹冏

六代論

李康

運命論

劉梁

辯和同論

牛僧孺

守在四夷論

辯私論

獨孤及

季札論

李德裕

忠諫論

柳宗元

封建論

斷刑論

馮用之

機論

權論

韓愈

諍臣論

白樂天

李陵論

歐陽脩

朋黨論

縱囚論

春秋論

蘇洵

管仲論

明論

春秋論

諫上論

心術論

遠慮論

蘇軾

刑賞忠厚之至論

物不可以苟合論

觀過知仁論

大臣上論

大臣下論

伊尹論

留侯論

歲壬戌壯月寒

露日思玄室鑄

集古文英卷六目錄

集古文英卷六

勾吳後學顧祖武編輯

陳泰階

錢 察同校

論類

過秦論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

何繪刻
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策
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
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
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
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
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連
衡兼韓魏燕楚齊趙宋魏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
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
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
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

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
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
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
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
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
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
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
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
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
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

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鋌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旣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阡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

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鈇於鉤戟長鍛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也然秦以區區之地致

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
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
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六家指要論

司馬談

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
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
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
人拘而多所畏然其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
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敘
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

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難盡用然其疆本
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
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
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
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
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
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
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
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
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衰欲與

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抱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不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水緣不斷食土簋歛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

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尺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剗決於明時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

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行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

形神離則死死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

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
譽竊爲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
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
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
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
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
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
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
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
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

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
切諫其邪者將以爲臣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
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
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
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
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
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
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
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
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終

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
作衿莊之色深言極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
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曆於衰世之法故養
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
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誅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
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
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
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凡危坐而聽先生曰接
與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
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

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
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
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
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
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
仁祖誼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惣遠方一統類美
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
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旣加
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
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

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

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四子講德論

王褒

褒旣爲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趣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

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
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蚤蟲
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
則翔四海僕雖頑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
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
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
爲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
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覲卒遇而以爲親
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
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

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
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
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
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
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
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
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
倚輓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擘緩舒繹曲折
不失節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
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旣集文學夫子

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豈聞曩從末路望聽
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
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
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
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
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
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
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
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
若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

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
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
蘊於碻碻凡人視之快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
寶也精練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
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民氓所不能命
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
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
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者之將
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
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

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淳
游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歟昔周公詠文王之
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
于大雅夫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
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
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
不霑濡厖眉耆耆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且
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
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
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

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
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廖廓
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
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
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爲多鱣鱓並逃九罟不以
爲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
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
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
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命受如絲明之如緡

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窒計沮議何傷顧
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
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惜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
發而潛底震動抱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
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
先生之憤願二生亦曰疑於是又繹復集乃始講
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
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
風廖淚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

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
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
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廈之材非一丘之木
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
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
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
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咎犯趙襄取
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却西戎始
開帝緒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句
踐有種蠡泮庸尅滅疆吳雪會稽之恥魏文有段

千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
破疆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
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
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
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
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
俊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
庭益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
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匍匐乎詩書
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修思吐情素而披

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
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
施洪恩所潤不可宛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
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勵貞廉減膳食
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疎徭役振乏困恤民災害
不遑遊宴閔耄老之逢辜憐縲絰之服事惻隱身
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
貽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
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
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

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莅莫不肌慄懼伏吹毛求疵并施螫毒百姓征徂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鷄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爲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旣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鳳凰來儀翼翼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

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什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旣聞命矣敢問人喘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性憍蹇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騫

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
杆絃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穫刈則顛倒殪什追
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
能綏驚邊杞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
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
而朝賀乾坤之所聞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焦齒
梟瞞剪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歡
忻來附婆娑嘔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
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懣舒音而詠
至德鄙人黔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尅殫焉於

是二客醉于仁義餉于盛德終日仰歎怡繹而悅
服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
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
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伐不同至
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
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
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
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業之業然後精誠

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儋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虐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

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疆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烹醢分裂又況么膺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塗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毋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小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

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
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
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
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
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虐是故窮達
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
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
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
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
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趣

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鄒
生之說寤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
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
力羣策必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
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姪高祖而夢與神
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
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
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
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
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

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永終矣

政論

崔寔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

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僞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僞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效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

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
步驟之差各有定議不疆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
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
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
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
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
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
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
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
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如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

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
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摠其幽
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
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
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
以御之剛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
之則亂何以剛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以君人之
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
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
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

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與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

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掛勒鞅鞞以救之豈服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二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旣損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

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宜大定其本使
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
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
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凰儀擊
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廣絕交論

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
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離虎嘯
而清風起故細縕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
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

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墳
箎聖賢以此鏤金石而鑄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
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
張欵欵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
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彝敘
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媿人靈於
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忻然而笑曰客所
謂撫絃微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
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汗隆
日月聯璧贊疊疊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

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
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
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
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
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颺起
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
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
雷駭然則利交同濂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
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
吐漱興雲而汗喻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

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喝鶴蓋
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
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
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
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閤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
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
躍颺沓鱗萃分鴈鷺之稻梁霑玉笋之餘瀝銜恩
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
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
公卿貴其籍甚縉紳羨其登仙加以顛顛蹙頞涕

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敘溫郁則
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
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
於通人聲未道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駟
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
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
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
悲曲恐懼真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
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
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

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纒衡所以揣其輕重纒所以
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纒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
雛魯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
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
毛若衡重錙銖纒微歎撒雖共工之菟憑驩兜之
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
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
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
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
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闌闌林回喻之於甘

醴夫寒暑遍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餐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卑縮銀黃夙昭

民譽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肝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軒擊鞞坐客恒滿蹈其閶闔若叔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䟽離大海之南寄命障

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
之仁寧慕郇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
此太行孟門豈云嶮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
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
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

辯命論

劉峻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
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
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臣
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

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
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
位自古所難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
之數天闕紛綸莫知其辯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
惑至於鶡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
唯人所召諛諛謹咋異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不
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
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
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
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

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
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
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
也定於冥非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
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
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
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
金流石文公寔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
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因臧倉之
訖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真浮屍

於江流三閭沈體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
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敬通
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
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時秀士也瓛則關西
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
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
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
相次俎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
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
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

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阜
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
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
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
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
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
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
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龔亂在神
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

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
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也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
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哆喙頰頰形之異乎朝
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
神之辯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
人是知三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
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
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典
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
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

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
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
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
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
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
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
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
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
公孫弘對策下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
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

之流乎及至開東閭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
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
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
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
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
器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敦禱杌踵武於雲臺之上
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
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
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
齒奮於華野此於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競天

地板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灑洛傾五都居
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萌黎五
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仞神州嗚呼福善禍淫
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
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
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
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絀中庸
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匹黃代起鮑魚芳蘭入
而自變故季路學方伯風霜之節楚穆謀於
清宗成殺道之

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
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
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微未洽
斯義且於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
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善立名
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
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
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
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
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

罄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
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
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故
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梁進芻豢衣狐貉襲
冰紈觀窈眇之奇儻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
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
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
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
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
而不喜死而不憾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

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
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遊俠論

荀悅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
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飭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
以要時執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
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
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
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
此三遊生於季世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爲

榮辱以喜怒爲賞罰是以犇走馳騁越職僭度飭
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
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人
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
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
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
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
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僞之行不得設
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
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養之以仁惠文之

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錢神論

魯褒

有司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市里
顧見綦母先生斑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
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
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
子曰詩不云乎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
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
栗棗脩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
觀子所由豈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也先

生曰吾將以清談爲筐篚以機神爲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旣不知古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劍刻船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爲本上智先覺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爲錢故使內方象地外圓象天錢之爲體有乾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

壽不遺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瑩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爲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訟非錢

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
聞笑談非錢不發諺曰錢無耳可聞使豈虛也哉
又曰有錢可使鬼而況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
能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
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一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
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窮達開塞
振貧濟乏天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
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可以爲成人矣今之成人
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窮者能使通達富者

能使溫暖貧者能使勇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來
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
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使
才如顏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
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塵
和光上交下接名譽益彰

博奕論

韋曜

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
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
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

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
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
之聖姬公之賢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
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
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
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
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
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
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
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

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
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
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
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
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
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
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
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
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
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

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
猶盱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
貞純之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
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
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包文武並鶩博選良才旌
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
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
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
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
一石之局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

棊局而質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
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
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
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仁孝論

延叔堅

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
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
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
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
德歸於已歸已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

則遠矣然物有由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疎榮華紛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悌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

六代論

曹問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

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
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
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
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
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
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
後寢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
畏迫宗姬姦情散於曾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
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
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

滅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
小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
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
四十餘年秦據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
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
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
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以爲
以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
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
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蕃衛仁

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
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
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
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
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內
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
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
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
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
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剋薄之教長遵

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
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
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唱
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
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
臣之勞士有常居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
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
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
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
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勲未有若漢祖之

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鑿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疆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

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唱誅五國從風北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

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
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
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
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
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
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
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畔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
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
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旣絕斯豈非宗子之力
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

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奄豎執衡朝無死難
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
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
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秦藪居九州之地
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
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
譙沛鳳翔克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
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
大魏之興于今三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
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

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
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
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
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誇有千
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
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
彊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
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
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
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

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
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
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
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
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
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
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
哉夫樹猶親戚上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
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
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驟至

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運命論

李康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

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兩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申及甫惟申及甫

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
焉幽王之惑褒女也祇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
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
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
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
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郊廓卜
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
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
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
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

內閭閻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
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
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
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
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相黷以仲尼之
智也而屈死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
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
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
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
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

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
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
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
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
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
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
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
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
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
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

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
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
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
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
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
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
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
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
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

不傲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遽蔭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闕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潔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鏤於吳而不戒費無

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闐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川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于史策毀譽流

於千載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維紛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已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

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璇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辯和同論

劉梁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變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僞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與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濟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爲正以匡惡爲忠昔楚恭王有疾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諸及

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芊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爲美者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僞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

與僞焉其患一也故君之行動則思義不爲利回
不爲義疚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
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祈奚之薦
三叔被周公之害勃鞞以逆文爲成傅瑕以順厲
爲敗管蘇以增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
義也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爲斷不在憎愛以道爲
貴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
自守境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四夷自守

殊不知四夷自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
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
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亡夫四夷不守境
不過於略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者之貴如
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耀蓋
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
能富人一國之人忍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
之其實攻之王者守大道淪非道是則不見敗而
有亡也況四夷之攻至難者四國人之攻至易者
亦有四夷之攻以白刃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

之攻以鼓鼙國人之攻以祕隱四夷之攻以兵相
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侵國人
之攻以矯相益觀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則
悅而思受也聽鼓鼙則警而思備也遇祕隱則憚
而思述也逢相害則恚而思讎也見相親則惑而
思近也值相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喜而思
鄰也攻邊則人人思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也抑
人情之常非所鑢鑿而異也且王者之守有六失
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色攻之守之
不約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不儉

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
征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商
捨德音而耽愔愔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
悅榮夷公是聚斂攻而亡也秦皇捨儉節而起阿
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捨正直而用刑臣是佞
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遼東是征伐攻而
亡也自三王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皆以守身
不謹爲嗜慾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哉
或云幽王自以爲犬戎所滅僧孺以爲幽王自以
守道不固頻舉僞烽嗷嗷天下空於杼軸加以褒

姒色攻諸侯不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於晉十六國稽其本則禍生於惠帝也賈后以色攻賈謚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減半然後戎夷乘間敢有窺窬可謂四夷先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先守其身但令四夷自守曾不防戎狄在其國中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成雖舉守四夷之言而不書守身之道是載華而略實非垂範之旨敢因文字以附簡編之闕

辯私論

牛僧孺

近古之人所謂私者謂苟萃於利苟處於逸苟潤其屋者也某以爲斯皆小人之私非聖賢之私也夫聖賢無私而不自知其私也何者必公其身而私於人是不私一身而使天下私之也胡以言之夫嬰兒見保傅之母則咤然而識非有知而親之利其乳而私之也握馬見廝養之夫則奮然而嘶非有知而親之利其芻粟而私之也夫天下之人非復乳孩握馬之愚也苟有公其身而利之者孰不利而私之乎故賢君良臣必私天下而公其身故天下之人皆私而親之暗君愚臣必公天下而

私其身故天下之人皆公而疎之人疎之者多天下欲其昌也難矣昔大禹之手足胼胝是公其身於治水也臯陶之謀明弼諧是公其身於規諫也傅說之對揚王庭是公其身於輔佐也周公之吐握勤拳是公其身於禮賢也宣父之作春秋刪詩書是公其身於垂教也故有夏之人思大禹之功有虞之人思臯陶之直有商之人思傅說之政有周之人思周公之勤有道之人思宣父之教或開國尊其嗣而私之或建祠飾其像而私之至於商辛之聚財鹿臺是天下之利私於已也故天下公

而疎之秦皇之廢棄諸侯是天下之爵私於身也故天下亦公而疎之故武王公天下之財而散之而天下之兆庶皆私而親之高皇帝公天下之爵而封之而天下之英雄亦皆私而親之是以自私者人公而亡也自公者人私而昌也夫聖賢非必公其身私在其中不得不公也天下非必私於一人公在其中不得不私也余謂亡國之君亡家之臣亡身之人俱不得其道也非聖賢之無私也

季札論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

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感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泰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篡服嗣位而不私泰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泰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

於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閔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荆蠻則太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鍾曷若以蕭牆爲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釁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挂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于嗣

是潔已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
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忠諫論

李德裕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
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爲惡多矣畏天下
人知之將謂諫已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也
如晉獻非驪姬寐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
能去之亦不欲人諫也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
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
身危國亂者其辭訐考叔啓大隊以成莊公之孝

倉唐獻犬鴈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羣
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
爲主白馬令言帝欲不帝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
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
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目刎頸血污車輪陛下不
入廟矣張猛曰乘舩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
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者之道在於婉矣唯
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
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及聞王衛
尉之言曰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此所

謂不諱也近世名臣王石泉居相時以子爲眉州
司士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
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
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
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
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
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
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

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偕生草木榛榛鹿豕狉
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
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
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
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
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
大而後有兵德又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
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
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
是有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

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濩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

魯侯之嗣凌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世而天下大壞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

貨賄負鋤謫戍之徒園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莽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凌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

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思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自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

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
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
逆不道然後拏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
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
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
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
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
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獎朝拜而不道夕黜之
矣夕受而不法朝黜之矣假使漢室盡城邑而侯
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

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
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謀周於同
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
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
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
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
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
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
凌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
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商周聖王也而不革

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商周之不革者
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商者三千焉資以黜夏
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
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
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
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
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
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
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
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

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
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
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
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
聖人之意也勢也

斷刑論

柳宗元

余旣爲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
不得已爲之言焉夫聖人之爲賞罰者非他所以
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
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謂之至理者僞也使秋

爲善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怠春爲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懈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又緩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爲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勇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罰則人懼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所以措而化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盡而

化矣是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爲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以諂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不死不可得貫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吏大暑數月痒不得搔痺不得搔痛不得摩飢不得時而食渴不得時而飲目不得瞑支不得舒怨號之聲聞於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傷天時之不逆是亦必無而已矣彼其所宜

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雪霜者天之經也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爲非常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爲仁必知經智必知權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

滋惑矣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之盡矣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爲名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怫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矣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爲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機論

馮用之

機者機也經緯天下織綜人事而已矣機者微也發之至微用之至廣大人行之則合於道細人竊之則階於亂合道所以濟世階亂所以滅身濟世機之利者也滅身機之害者也知利而不知害雖去其害害必悅之知害而不知利雖就其利利必違之知利而知害知去而知就其惟聖人乎文王武王知機之君也箕子周公知機之臣也夫三才設位而機行乎其中矣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善用則集乎百祥昧用則來乎百殃故天之一發龍蛇爲之起陸人之一發天地爲之反覆范蠡善用也

勾踐以之克霸無極昧用也楚國於焉殄瘁至哉斯術也莫不以合義爲本趣時爲用苟悖於義則悅隨者寡未逢於時則虛其事稽其取與離合之際可謂神矣雖離婁之目不可視烏獲之力不可制南金之利不可斷迅雷之聲不可及夫神器至重也堯不與子而禪於舜蓋取聖之機也舜不讓丹朱而復禪禹蓋取時之機也兄弟至親周公離於管蔡取賢之機也秦越之䟽嬴氏合於由余取霸之機也設令堯與丹朱而棄舜億兆之心竟歸於虞則不謂之聖帝矣舜忘大義而顧小節不承

堯而禪禹則不謂之明君矣周公暱管蔡而不戮
必墜文武之業則不謂之賢臣矣秦伯鄙由余而
不用必失四方之士則不謂之霸主矣天下雖聞
之而不可知雖見之而不可測善爲國者如偃師
焉民如幻也欲之動欲之靜機在於我豈當不悅
乎善爲君者猶造父焉人猶馬也欲之東欲之西
策在於我豈有能違乎經曰不獨親其親則天下
皆親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富哉是機也我以
天下爲親爲子天下孰不以我爲親爲子乎夫然
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聖人之旨也則知欲安

者必先安於人欲利者必先利於人能安人而人
不安之能利人而人不利之者未之有也漢祖入
關不行殺戮善安人也秦室寶貨悉分士卒善利
人也卒收天下之心享天下之富此聖人之作也
項籍反是而亡不亦宜乎善爲臣者不厚於身而
厚於君不潤於室而潤於國厚於君忠也潤於國
公也旣忠且公君其薄之哉民其怨之哉祿位其
去之哉雖不厚於身而身自厚矣不潤於室而室
自潤矣此君子之爲也鄼侯處位而舉淮陰厚君
者也入秦不取金璧而取圖籍潤國者也故能位

冠三傑聲流萬古韓信忌剋酈生殛逐田橫欲有
功而自厚貪賞而自潤終貽伊感雲夢生擒夫域
中至大之謂道天下至曠之諸機有道無機守死
而一身獨善有機無道好謀而彝倫攸斃伯夷叔
齊守死也豈謂億兆塗炭俟周武哉李斯趙高好
謀也豈知刑政酷毒失民心哉機道相須盡善盡
美然而發機之要實資於時故進而得時亦機也
退而得時亦機也取而得時亦機也語而得時亦
機也默而得時亦機也進得其時則有利伊尹干
湯是也退得其時則無悶二疏辭祿是也取得其

時則必獲甘羅涉相是也捨得其時則元吉泰伯
去吳是也語得其時則見信傳說是也默得其時
則保身微子是也故進不相時則凶晁錯所以見
誅也退不相時則禍白起所以伏劒也取不相時
則招吝許伐鄭也捨不相時則有悔虞棄號也語
不相時則殆辱薛冶諫其君也默不相時則受謗
子家從其賊也所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
得其機則仇讎變爲心腹況其恩者乎失其機則
親昵反爲勍敵況其疏者乎齊桓用讎能盡管仲
之謀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衛懿好鶴失於臣下之

望國之有難士卒不戰夫如是則一得一失易於反掌一興一亡疾如旋踵爲國家者可不務乎或曰老氏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然則智非機耶機非智耶荅曰機者生於智者也智者隨其性者也大人君子得其遠者大者爲而不有功成不居使天下熙熙然若登春臺如享太牢不知帝力故爲國之福非謂其無慮無思兀兀然如草木鳥獸而能治國者也細人曲士得其小者近者嗜欲繫焉矜伐在焉是非生焉爭鬪興焉故爲國之賊聖人慮百世之後善人少而不善人

多垂此玄言蓋抑揚之旨也且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不仁之仁豈非機耶國不用機以克永世匪我攸聞夫茫茫六經萬機之圃昭昭前史萬機之鑑仲尼云知幾其神乎有旨哉有旨哉

權論

馮用之

大哉鼓天下之動成天下之務反於常而致治違於道而合利非權其孰能與於此乎夫權者適一時之變非悠久之用然則適變於一時利在於悠久者也聖人知道德有不可爲之時禮義有不可施之時刑名有不可威之時由是濟之以權也其

或不可爲而爲則禮義如畫餅充飢矣不可施而施則禮樂如說河濟渴矣不可威而威則刑名如治絲而棼矣豈惟乖理適足資亂故用權之際道德可棄禮義可置刑名可弛及乎發號施令如風偃草衆知嚮方莫敢不服與夫道德禮義刑名之功又何異哉雖曰棄之置之弛之蓋殊途而同歸也故權者國家之利器也輜重可離而權不可失兵食可去而權不可無迅雷發則羣物驚大風起則萬彙振嚴霜冽則衆木落遲日昇則百卉秀孰爲此者曰天地也天地尚或用之而况於人乎夫

休祥不見則中庸之君不能力行而濟於聖咎徵不作則殘暴之主不能革心而至於道福其善君子所以知勸禍其淫小人所以知戒夫天之德至仁也地之道無私也至仁則不傷於物何乃行肅殺之令乎蓋秋不殺則春無以生矣無私則不黨於人何乃垂災沴之變乎蓋惡不羶則善無以彰矣一弛一張天道乃長一懲一勸天道乃遠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是以君子則而象之體而行之故當不合用而用不合棄而棄不合賞而賞不合誅而誅者皆從權而制宜也聖人以神道設教

俾民日用而不知權之時義大矣哉高宗知傳說之賢欲委之代天取於皁隸之徒儀於百辟之上慮羣情弗協事難以濟故稱夢得賢相乃刻像而求之商之中與賴善權之主也文王知太公之賢欲擢居輔弼搜於屠釣之間致於三公之上庶士靡靡恐未適從故稱天遺我師乃出畋而獲之周之末年賴善權之君也此二君苟懼設詐之損德固執信而循常則傳巖虛老而莫伸渭濱沒齒而不用棟梁斯壞其何以與夫權之大端在於利害而已矣利萬而害一害之何傷害白而利十利之

必亡苟害於事雖鄙俚之議君子懼之苟利於後雖先王興教達人抗行也子雖至親西伯食其肉不然則死於姜里也父雖至尊沛公索其羹不然則臣於項籍也西伯非不慈蓋子已死不食則已身亦斃沛公非不孝蓋其父爲虜奔赴則已身亦降又何益乎能捨無益之慈孝成莫大之基業大人之權變不可得而聞也夫是非未明向背未定成敗未測取與未決當此之時行權之時也故權可以明是非定向背測成敗決取與穰苴布衣見景公景公委之以兵柄斬一寵臣三軍畏懾克成

其功也孫武被褐謁吳王吳王試以教戰戮三嬖
妾衆女整齊卒顯其能也易曰巽以行權巽風也
風行也無不可動之物無不可往之所權之用無
不可治之時無不可成之事昔晉文公見天王于
河陽譎則譎矣而夾輔之勲垂於史冊鬻拳諫楚
子以兵刃悖則悖矣而盡忠之節著於春秋夫事
有先奪而後與先順而後取太甲不治伊尹放之
俟其改過而反其政公子光謀亂伍胥避之乃進
專諸以成其志然後盡事君之節雪殺父之寃不
其偉歟夫乾坤之道身簡也而猶窮則變變則通

通則能久故王公設權以固其國知變以馭其民
善馭者視人如嬰孩悟之誘之莫不胥悅不善馭
者以民爲規矩謂方圓定矣不能苟合善權變者
如奕棊焉或取或捨或進或退無固無必皆任其
勢也捨非資敵蓋捨小而取大退非怯彼蓋進損
而退益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
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得非權之難耶觀其
相魯君於夾谷挫齊銳於罇俎當是時齊侯強而
不强魯國弱而不弱聖人之智不亦多乎夫獸廢
爪牙則充羣獸之腸矣禽斃羽翮則供衆禽之羞

矣人失權變則爲英雄之資矣三十幅之車制之者柅萬乘之國統之者權五賊在心神至聰而莫測三盜旣與物雖衆而皆覩至哉始離而終合始逆而終順始非而終是始失而終得權之旨也或曰機之與權同乎異乎對曰異也設於事先之謂機應於事變之謂權機之先設猶張羅待鳥來則獲矣權之應變猶荷戈禦獸審其勢也知機而不知權者得於預謀失於臨事知權而不知機者巧於臨事拙於預謀知機而知權者帝霸之君也王佐之臣也自五帝旣降捨機權而能治天下者未

之有也

諍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

寒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
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
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
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
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
矣天子徂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
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
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
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
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

者不得其言則去今楊子以爲得其言言乎哉得
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
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
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
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
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
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
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
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
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

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
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
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
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
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
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
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
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
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禹湯號於
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

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
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
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
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
其時之不平人之不入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
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
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
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
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
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

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特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此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李陵論

白居易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爲臣爲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將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

孟堅亦從而無明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
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
蹠者爲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
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廷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
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
能死戰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
屈身於夷狄束手爲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勲於
前隕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禍移於母
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爲比又何謬歟且會
稽之恥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

不死也而陵苟免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區之
意亦奚爲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
外臣俾大漢之將爲單于之擒是長寇讎辱國家
甚矣況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
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
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答子卿之書意者但患
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
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效節致命以取信於君
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
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下聽流言遽加厚誅

豈非負德荅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
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
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
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死死或重
於泰山生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
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
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
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
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朋黨論

歐陽修

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
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
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
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
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
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疎甚者反相賊害
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
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
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
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

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

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朋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

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由此而興者人雖多而不厭也嗟乎夫治亂興亡之跡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縱囚論

歐陽脩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而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

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德澤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彼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夫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

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
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
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
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
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常法
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
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違情以干譽

春秋論

歐陽脩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
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謹況舉大法而加大

惡乎旣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
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
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
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
爲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以以盾不討賊情
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旣不改
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
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
不能爲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
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

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
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此所謂是非
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
盾族也遂弒公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弒矣此疑
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
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
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弒心乎則當爲之辨明必先
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
惡不可幸而免盾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
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

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
討賊有幸弒之心與自弒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
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
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
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
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
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弒之曰孔子
所書是矣趙盾弒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
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
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以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

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嘗者有愛父之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蔽之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者同其罪乎此庸吏之所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此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此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

之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罪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曷爲盾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十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魯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畧矣止之事跡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百不可信乎曰

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戍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此是可盡信乎

管仲論

蘇洵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刀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刀易牙開方而曰管

仲何則豎刀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刀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

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害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

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鮒以不能進籛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

後有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明論

蘇洵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
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
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
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
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
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
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
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

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
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
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
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
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
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
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
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
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
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恠夫

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春秋論

蘇洵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

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

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之作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

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

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

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弒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

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諫論上

蘇洵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

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辨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象吾獨恠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其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諷諷之之謂也觸龍以

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諷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項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閻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

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
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
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
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
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
雖侵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
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
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
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
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

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
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心術論

蘇洵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
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
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他日
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
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
旣戰養其氣旣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
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穡而優游之所以養其

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
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嘗蓄其怒懷其欲而不
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
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
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
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
而聽命夫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
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
險鄧艾縋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非百萬之師可
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

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
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
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
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
吾技也夫然後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
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
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
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
將彊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
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

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遠慮論

蘇洵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

者民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權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

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闔閭有伍員句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樞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鄼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

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懿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於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燕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

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旣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致疑於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膺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

于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爲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汎汎於下而天子惇惇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君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

百人毀之不加踈尊其爵豐其祿重其權而后可與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宋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

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忻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戚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君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謹刑也當堯之時臯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旣而曰試用之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
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
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
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
賞不以爵祿而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
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
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
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
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罰而刀鋸不足以
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

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
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
亂庶遄已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
而不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
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物不可以苟合論

蘇軾

昔者聖人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
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
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
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於其始者非

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勦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則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從出歟聖人之始制爲君臣父子夫

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凌也於是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贊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爲朝夕省問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異居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

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爲妾書
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
居以爲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
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遊之樂
而嚴其射御食飲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
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介紹之傳命此所以
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
夫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相凌父子之相怨夫
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爲
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
故受之以賁盡矣

觀過知仁論

蘇軾

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
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
故受之以賁盡矣

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
仁可知也蓋人之難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
谷不足以配其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揚雄有言
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夫苟見其作而不見其
輟雖盜跖爲伯夷可也然古有名知人者其效如
影響其信如著龜此何道也故彼其觀人也亦多

術矣委之以利以觀其節棄之以猝以觀其量伺之以獨以觀其守懼之以敵以觀其氣故晉文公以壺飧得趙衰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是豈一道也哉夫與仁同功而謂之仁則公孫之布被與子路之緼袍何異陳仲子之螬李與顏淵之簞瓢何辨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真偽見矣古人有言曰鉏麇違命也推其仁可以托國斯其為觀道知仁也與

大臣論上

蘇軾

止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

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

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補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

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殺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論下

蘇軾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

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

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朱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

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伊尹論

蘇軾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節者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廉潔忠信之爲美也使

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朱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伊尹論

蘇軾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廉潔忠信之爲美也使

其果廉潔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

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才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臯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

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恐不免於天下一為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不可者亦已過矣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恠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

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杞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

臣妾於吳者三年而必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恠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

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
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
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
以爲子房歟

集古文英卷六

程